

每次出来开会或参加各种文学活动,总会遇到一些不可预知的事。这次原计划从长沙飞深圳,一早正要去机场,突然接到航空公司通知,航班延误4小时,只好改高铁。好在现在交通很方便,中国作协社联部的林洋立刻就为我办好了。

这次来清溪村,中国作协有三个重要活动,时间很紧凑,三个活动只用一天时间。最后一个活动是作家老藤的新作《草木志》新书发布会。这本书是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联合出版的,而且被中国作协列入了“新时代山乡巨变写作计划”。这是一部好作品,写得好,出得也好。我也是在这个会上,初次见到百花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,这本书的责编徐福伟。见了面,他笑,我也笑,我们虽在同一个城市,但这些年只是通电话,竟然从没见过面。

我对他说,这次,咱就算见了。他有些腼腆地点头,说是啊。接下来,就要去东莞的樟木头了。现在,东莞樟木头的“中国作家第一村”已落户官仓。所以,樟木头文联的聂艳主席在电话里告诉我,这次的活动,就是在官仓的作家村活动中心举行。

这就真应了那句话,塞翁失马,焉知非福。我还是第一次乘高铁走这条线路,也才发现,从湘南到粤北,一路的风景竟然如此美丽。列车从长沙开出来时,雨还在下。更准确地说,是烟雨。这种如云如烟的细雨,只有南方才有。列车在虽不太高,但灵秀奇美的连绵群山中穿行,不时钻进隧洞,再钻出来,我望着窗外想,这时,如果在空中往下看,一定像一条美丽的蛇;湘南的群山跟江浙的不一样,跟桂北的也不一样,蒙蒙细雨中,有一种说不清的秀美。

车过韶关,烟雨渐淡。一到虎门,天就放晴了。虎门的地理位置很独特,面临着伶仃洋和狮子洋。前不久,我刚又到当年林则徐销烟的地方看了一下。从销烟池的遗址可以看出,沧海桑田,这一带的岸线已有了很大变化。现在,销烟池已经离海滩很远。

我这次回作家村,也是三件事:一是我新出版的一部中篇小说《巴克夏的温柔》要在这里举办一个分享会;二是要在我这里的工作室搞一期“南庐夜话”;三是计划到广州的沙河去看一下。沙河当年是沙河镇,在白云山下,曾经是广州人“拜山”的地方,现在已是沙河社区。我手头正在写的一部长篇小说,要涉及这个地方。

没有人会想到,东莞的樟木头竟会有如此丰厚的文学艺术土壤。这几年,几乎我的每一部新作出版,都会在这里搞一次新书分享会,而且每次发布消息的同时,聂艳主席都会先给大家说明,因为场地的原因,对参加人数是有限的。

我总对聂主席说,大家来就来,不怕人多。聂主席也总是用她民族唱法的声线笑着说,我也不想限制,可来人多,装不下啊!

两个活动都是在晚上举行。白天,我就在半山上写作。山上很静。观音山的林子里有一种鸟,长着艳丽的羽毛,还有一条长长的尾巴,叫起来啁啾婉转,非常动听。说来奇怪,我每次回到这里,在这山上写作,就感觉有一种难得的踏实。

这次的新书分享会,跟以往一样,又是座无虚席,也仍然由聂艳主席亲自主持。我经常想一个问题,举办这样的新书分享会,分享的是什么呢?如果只是分享这本新书出版的信息,似乎就没必要了,今天已是后信息时代,要想发布一条这样的信息,几乎不费吹灰之力,只要动手手指就行了。那么,分享的到底是什么呢?我觉得,是作者在创作之外的一些感悟,同时,也可以倾听一下挚友与同行读了这部作品的感受。后者往往尤为重要,因为这样的挚友和同行就不是普通读者了,他们往往都是非常了解这个作者的人,对他以往的创作也早已谙熟于心。所以,他们所谈的感受,也就不是一般的感觉,而这些对于这个作者来说就非常难得了。也正因此如此,我总有一种感觉,就每一部作品而言,在写作的过程中是快乐的,出版之后,拆开塑封,在打开书的一瞬间闻到墨香也是快乐的。待回到作家村,和同行与文友一起开这样的分享会,就更加快乐。

现在的作家村已今非昔比。樟木头有一个古老的村落,叫官仓。当然,现在已是官仓社区,作家村如今就落户在这里。在观音山的山

脚下,有一片古色古香、纵横交错巷子,至今仍保留着几百年前的风貌,而且有一个很美的名字,叫“三家巷”。

作家们的工作室,就在这巷子里。聂艳主席特意为我选了一套最有特色的老宅,是前后两进,中间还有一个徽派建筑风格的天井。据当地人说,这个设计是有讲究的,叫“四水归一”,很吉祥。我立刻明白了,每到雨天,四面屋檐的雨水滴下来,应该都会落到这个天井。不仅吉祥,也很有诗意。在工作间里,有一面朝北的窗子。窗外是一片菜园,田边有一潭清水。

而这一切,就依偎在观音山脚下。我特意将这间工作室起了一个雅号,因为我在天津这边的写字间叫“曦庐”,这个工作室是在岭南,所以,就叫“南庐”。据说,外地的同行和文友来官仓三家巷的作家村工作室,都要到我的“南庐”来看一看,而且都觉得很特色。所以,我一直有个想法,这么好的地方别辜负了,能不能再搞点什么。再后来,也就想到这个“南庐夜话”。

所谓“南庐夜话”,也就是这么一说,其实就是沙龙性质的小型聚会。邀请几个同行文友,也不设中心话题,大家兴之所至,信马由缰,就自己感兴趣的话题,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。一壶清茶,一碗水酒,就很开心。说来确实很吉祥,当初入住的那一晚,我在“四水归一”的天井无意中一抬头,正好看到一轮明月。而“南庐夜话”的这个晚上,竟然又是这样,东莞作协主席、评论家胡磊一抬头,说看啊——大家立刻也抬起头,从天井看出去,竟然又是一轮明月高挂,而且这一晚,还有几朵流云。我立刻想到那首著名的广乐曲子《彩云追月》。

因为这是“南庐夜话”的第一次,聂主席说,开市大吉,特意请来几位民乐演奏家。“夜话”是在古筝演奏家胡海洋老师的《渔舟唱晚》中开始的。水一样的琴声,在拨动琴弦的同时,好像把大家的心扉也拨开了。胡磊脱口而出杜甫的名句:“感时花溅泪,恨别鸟惊心。”不知这老兄听着海洋老师的琴声,想起了什么。接着,聂主席又把胡磊兄的这个话题做了延伸。王虹虹曾是中国作协最年轻的会员,刚满18岁就入了会,这些年在创作上很活跃,也把动漫搞得有声有色。让我有些意外的是,或许也受到海洋老师琴声的感染,她说的话,竟然也已远远超越了现在所从事的动漫创作。

我的老友,书法家邓新江也抚琴演奏了一曲。这老兄最有意思,平时总是乐呵呵的,但别管什么事,不弄是不弄,一弄就能弄出名堂。没想到,他现在的古琴竟然也弹得这么好。接着,是填词家田爱华和覃爱琴夫妇,他们二人演奏的第一支曲子,是田爱华先生自己创作的,他先阐释了两句话:“相思如雨骤,一夜满横塘。”接着,淡淡的埙声一下就把大家带进更幽远的意境。这种幽远,反倒让大家都没话了。

此时,好像再说什么都是多余的。田爱华老师又拿出一样乐器,我以为是“尺八”。他说,不是尺八,这是南箫。

再看,它的外形虽然很像尺八,但略长一些。这次,他吹奏了一曲《长安烟雨》。就在此时,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插曲:官仓有一位酒娘,最会用桂花酿酒,这时的樟木头正是桂花大放的季节,就在这个晚上,这位酒娘特意为“南庐夜话”送来两“坛”新酿的桂花酒。这酒的酒精度数很低,只有16度。但没想到,一位搞化妆的朋友本来从不喝酒,这一晚大概也受到现场气氛的感染,不知什么时候喝了一小盏,一下子就醉了,也不是醉,就是满脸通红,红得让人担心。她不好意思地说,没想到,这桂花酒有这么大劲啊。

我没想到,这一晚的“南庐夜话”,竟然如此美好。我对聂主席说,以后再搞“夜话”,就保留这样的形式,“四水归一”天井畔,清茶、水酒、音乐,不固定的话题。当然,这一晚,还有一个很大的意外收获,田爱华和覃爱琴夫妇不愧是搞艺术的,都是性情中人,他们见我听得如醉如痴,竟就把覃爱琴老师自己演奏用的埙送给了我。

这一晚,从南庐出来时,胡磊兄拍着我的后背问,美好吧?我由衷地说,是啊,很好啊,作家村,真的很美好。此时,官仓的街上很静。彩月已经西流……

2024年3月23日 写毕于曦庐

儿子做电视节目,买了只鸚鵡做道具,片子做完却不知如何安顿它,索性带回家,往画案上一搁,一副不容商量的架势:您看着办吧!面对突然飞临的鸚鵡,我踌躇片刻,一时竟不好抉择。几年前,我曾短暂养过鸟,是一对珍珠鸟,雪白雪白的,体形精致如珍珠,看一眼就心生爱怜。我是个糙人,打发自己随便一口饭、一件衣就能对付。鸟喳喳、难缠,我担心伺候不好。趁着鸟没待几天,就赶紧送了朋友。若是待久了,恐怕就舍不得了。

儿子强推给我的是只玫瑰鸚鵡,原产澳洲,在街巷、公园、鸟市常见,属老移民鸟,但尚未本土化。玫瑰鸚鵡花色繁多,黑色、黑白色、红色、黄色的都有,但统称为玫瑰鸚鵡,似乎不大严谨。我家的这只是彩色的,整体基调以绿为主,喙却艳丽如玫瑰,脖子上色彩多种,是红黄绿交织的过渡色。这过渡色中有玫瑰红,是名副其实的玫瑰鸚鵡。

鸚鵡刚进家那些天,可能是因为陌生,尤其惶恐不安。在笼子里翻江倒海般地跳来翻去,却总也找不到最合适的姿势。镶一圈白边的黑眼珠里咕嘟地转,好像不测随时就要来到,人一靠近跟前,就更是末日般惊慌失措地四下乱躲,笼子被撞得砰砰作响,真为它提心吊胆,生怕脑震荡了。

一周之后,这鸚鵡才渐渐地安静下来。

鸚鵡挑食,只吃带皮的黍子。它很享受啄瓜子的过程,郑重其事地低头吐上一口,在嘴里轻轻一旋,脑袋潇洒地一甩,皮就飘落到笼子底下。进食过程,像是虚拟表演。看它有滋有味地咀嚼、吞咽,吃相生虫。但若喂它大米、小米、馒头、面包,还有水果,它看都不看。从市场带回一斤专用鸟食,很快便吃光了,后来就一直在网上给它购口粮。鸚鵡的派派很像丑角儿,典型的败家子,吃一个丢俩儿,挥霍惊人,鸟笼子下面每天都是厚厚的一层洒落的鸟食。

鸚鵡也特讲究,水槽里的水只喝一点,其他用来梳洗。睁开眼第一桩事,就是梳妆,像个大小姐。它掰着脚丫蘸蘸水,挠完翅子、后背,再挠脑袋,先洗后梳。看它那一本正经的样子,跷着脚眺望的情景,有几分滑稽。鸟给人看的,永远都是溜光水滑的羽毛,一副盛装模样。如有一根翘起的羽毛,也要用嘴撕下来,毫不客气地丢到垃圾中,像品牌衣装,不允许一根线头在外面露着。

一个月后,鸚鵡和我们一家人都熟练了,每次喂食、添水,它都翘首以待,眼里没了怯意和敌意。有一天,我在沙发上看书,它那一声无拘无束的鸣叫,令我大吃一惊,婉转、悠扬、高亢、明亮,连翻几个高儿,鸣叫依旧圆润轻松,这等音色世间难寻!痴迷皮黄却天分很低的我,一下就生出几分嫉妒来。

它在山林、旷野,我都听到过鸟鸣,现在想那是最奢侈的音乐盛宴,胜过所有的殿堂交响。一度为儿子带回鸚鵡时自己的摇摆不定而懊悔,差点和金嗓子失之交臂。京剧花脸大家金少山先生声震屋瓦的高音,尤其是《锁五龙》里的那句:我为你花费多少财!连翻高音,据说就是受他家“红子”鸟的启发。

读中学时,暑假跟舅舅在天津小住,经常光顾鸟市。满街八哥、黄鹂、红子、百灵、鸚鵡。舅舅养的就是红子鸟,灰不溜秋,叫声琐碎,起初我并没听出好来。舅舅迷马连良先生,没事时爱哼上几句“我正在城楼观山景”。下班后,他带我去铁道边的菜地里捉蛐蛐。那时的新开路华兴街,走不远就是郊区了,过了铁道就是庄稼地。头一天在地上放个箭筒,翌日一早过来,叫了一夜的蛐蛐,纷纷躲进箭筒补觉,用布盖上那筒口儿就全部擒获。背到鸟市,然后用报纸卷个圆锥形筒子,一包一包地出售。上世纪80年代的市场欣欣向荣,玩鸟、养鱼的人很多。

大约半年多时间,鸚鵡的脾气竟变得非常乖,横在笼子中间的杆儿抽掉了,吊环也扔下来,笼子里一片狼藉。鸚鵡狂躁起来,大有拆梁毁屋的架势。它还盯着喂食的人,分外眼红如仇敌,寻到机会就啄,我的手被它啄破了两次。后来我尽量减少近距离接触,怕它冷不防地进行报复。刚来家那会儿,母亲没事就爱拿个小棍儿逗它玩,它也是心花怒放,十分配合。此一时,彼一时,鸚鵡喜怒无常,无法预料它今后还会咋样。

有两次清理鸟笼垃圾,一时疏忽,鸚鵡飞了出来。天突然变大,它一会儿钻到画案下,一会儿又飞到窗帘杆上,还想着逐一到每

本版题图 张宇尘

我大嫂的娘家离我们村有四里地。她父亲是我们当地有名的石匠,会砌房屋的石拐子、会凿石磨。我们生产队粉房的石磨“牙口”不快时,请他来磨磨。我爷爷就在生产队给他做小鱼烧豆腐。晚间,两人拉起家长里短时,便把我哥和我大嫂给扯到一块儿去了。

正式提亲时,媒人说大嫂比我哥大两岁。实际上,大嫂比我哥大四岁。但我哥那时候什么都不懂,晚间去相亲时,见我大嫂埋头坐在灯影里纳鞋底,模样怪俊呢,一进门就相中了。

过后,说到说亲吧,大嫂明显比我哥见老。所以,酒桌上,我哥提到李角美,而且津津乐道说他定亲以后的某一天,李角美的母亲在我们村东大沟沿上堵上他,问:“听说你定亲啦?”

我哥笑。“早知道,把俺家的大梅子说给你多好!”大梅子,就是那个在《红灯记》中扮演李铁梅的李角美。

我哥仍然傻呵呵地笑。但我哥把李角美她母亲的话记在心里了。在我哥看来,李角美是喜欢我哥的,或者说,我哥也是喜欢李角美的,只不过他们两人没有挑破那层“纸”。当时,我哥和李角美每天晚上,都在大队部的戏班子里排练节目。那时候的李角美,是戏班子里最漂亮的,也是我们周边几个村子最漂亮的姑娘。人家那脸蛋、那腰板,不要说放在过去,就是现在六十往七十岁上数的人了,其模样与腰肢,仍然是很好看的,起码比我大嫂好看。

所以,我哥在酒桌上提到李角美,而且把他们的事情说得那样详细。我大嫂一直在旁边羞羞涩涩地笑。其间,我哥的酒越喝越高,还说了当初他与李角美在大队部戏班子里排戏时,两人挨过臂膀、拉过手。我大嫂听了几句,想到锅里还炖着鸡呢,便起身到锅边去了。

我看我大嫂不在桌边,便说我哥:“年岁不小,别再说那些了!”我甚至想说,她闺女们,还有晚辈的侄孙、侄媳妇们都坐在桌子上,他们听了不难为情吗?我哥呢,可能是喝了点酒,说人家李角美如何好的同时,还褒贬我大嫂这样那样都不如人。回头,我和三弟他们一家吃过饭要回城里时,哥嫂送我们到院门口。我摇下车窗与他们打招呼,大嫂一边叮嘱我们车里的鸡蛋、青菜一时吃不,可以放一些在冰箱里,一边挥着手朝我们微笑,让我们抽空再回来。可等我们的车子启动上路后,大嫂转过身便哭了。

当时,我哥还惊讶了一下子!但他知道大嫂遇到闹心的事情以后,自个儿哭哭就好了,他也就没当个事。再加上当天我哥酒喝高了,看我大嫂在那用手臂抹泪,他扭到墙那边撒了一泡热尿,便歪歪斜斜地迈着醉酒的步伐,进屋上床,睡了。

清晨推开百叶窗,阳光俏皮得满屋闪烁,似有一道光晕灼闪,倏然间,窗外那一抹雪白盈紫就攫住了我的双眸,那爱煞人的玉树琼花,开得繁盛稠密,清香氤氲。真是春风有信,不误花期,那满树摇曳的清丽花萼,让整个小区都有了盎然生机。那袅袅婷婷的花白静绽枝头,开得冰清玉洁,色如凝脂,真是“净若清荷尘不染,色如白云美若仙”。那盈盈紫花开得如莲般贵气清雅,霓裳片片。凝望间,心醉神怡,真是一树玉兰花,道尽春之魅。

每年玉兰满城倩绽,用文人的话说,“烂漫到难管难收”之时,我定如约去赶赴这场花期。择一个天朗气清、惠风和畅的日子,漫游于古园的廊亭石桥上,凝望那一株株生长有年的玉兰树,它们在白墙黛瓦间怒放华姿,或银花玉雪,或紫焰清丽,那满树繁花总让我似邂逅于深闺的佳丽。偶尔也有身着羽衣霓裳的妙龄女子,她们撑一把油纸伞,或手执一把美绢团扇,在那片片惊鸿、朵朵冷艳的花树下,留下丽影倩姿。

最绮丽曼妙的,莫过于在花窗镂空处醉望花枝,那“色白微碧,香味似兰”的白玉兰,开得如云似雪,素雅娟然。紫气盈盈的花瓣清丽如莲,宛若閼苑仙葩。难怪有人说:“这三玉就是人间春光,就是古代游子里泛起涟漪的小船。”清风逶迤间,花瓣如蝶纷纷飘落溪流中,在碧水间悠然游弋的锦鲤,时而隐于花下,时而跃上花瓣,那“鱼嬉花”的一幕,煞然有趣,令人莞尔。

受友人邀之,在校园参加了一场与学生欢聚玉兰花下的写作课。那千花百蕊开得如云似霞、曼妙莹润,一树芳华点亮了多少青春学子的激情与希冀。扭头看到一男生在纸上沙沙落笔:“我们要像玉兰一样,用绽放点亮人生的春天。”一娇俏美丽如辛夷的紫衣女生,指着花儿动情道:“这是我的‘励志花’,每次作业写到手乏眼涩时,望着窗外那欣然绽放、紫瓣灼灼的玉兰,总能让我重燃斗志。”身旁一长相甜美的女生,盈盈浅笑间暗自低语:“那毛茸茸的花蕾缀满枝头,紫色红焰多像一枚枚毛笔尖。”是啊,我随即给学生们吟诵了明代张新的这首《木笔花》:“梦中曾见笔生花,锦字还将气象夸。谁信花中原有笔,毫端方欲吐春霞。”也愿孩子们都能梦笔生花,才思敏捷,让青春如玉兰般璀璨绽放。

这最早出现于《楚辞》中的玉兰花,欧阳炯赞它“应是玉皇曾掷笔,落来人间长成花”。这个春日,偶遇杭州法喜寺一株500年的古玉兰,它引得八方游客纷至沓来。千年古寺禅韵悠悠,在那一盏盏硕大洁白的“白莲花”里,枝丫间还悬挂着一串串红色小灯笼,望之圣洁而祥瑞。

犹记那年春日,驻足灵隐寺凝望那株开在大殿一侧的玉兰花,那万千蝶儿在枝头翩跹的紫花,开得朵朵璀璨,簇簇炫目,看着在寺院来回走动的僧侣,不由得想起白居易戏谑高僧的那首《题灵隐寺红辛夷花,戏酬光上人》:“紫粉笔含尖火焰,红胭脂染小莲花。芳情乡思知多少,恼得山僧悔出家。”这让人望之动情爱恋的“小莲花”,由古至今撩拨了多少赏花客的情思,让人流连花间意醉神迷。

春已深,风和煦,就让我们在春阳灿灿里循着花香,去与那形似莲、香若兰的玉兰,来一次深情互动,最是草木抚人心,那宛若瑶池飘落的朵朵仙蕊丽开,定能让我们一扫尘世的困顿与疲累,给精神注入活力,让前行的脚步轻盈灵动。

父母去世以后,我有很长一段时间,几乎不到乡下老家去了。我见不得父母住过的老屋。时而,回去一趟,看到父母在世时住过的那老房子,我也只是远远地张望两眼,便默默地离开了,从没有再去推开那两扇上锁着的院门。但那院子里的石桌、树木、门窗,包括门窗上方母亲每年都要挂些艾草、丝瓜瓢、干豆角的景象,我都熟记于心。我家大哥大嫂结婚时,是在那房子里拜的天地。后期,他们搬到村东公路边的新房里住了。

而今,那老房子空着。年节时,按照我们老家的风俗,我要回去给父母上坟。我在和县城工作的三弟,从父母的坟上回来后,会到哥嫂家坐下来吃顿午饭。起初,我以开车为由,只是简单地抓拉两口饭菜,就开车回市里了。后来,随着父母去世的年头久了,大家继里第三代(孙子、孙女)都围桌而坐时,我们兄弟几家再相聚,哥嫂家已是挨挨挤挤的一大桌子人了。有时,干脆给孩子们在一旁边再另外开一桌。

我们兄弟几家坐在一起的时候,我会问到村上的张三李四。我哥端着酒杯,跟我说道长短。时而,他也会主动跟我说起村里谁家小孩吸毒坐牢去了;要么就是谁食道上或是肝上、肺上长了东西,离死不远了;再就是村东的盐河汉子里,漂来了很多死去的动物。我哥主动跟我说的,都是村上一些不好的事情。其间,我会问到我小学时的几个同学。

譬如,我问到李传生。我哥说:“没了!”我一下子惊了。我哥看我吃惊,最多再补充上一句,就在他自家的果园里。

我知道李传生在北岭上承包了一片果园,但我还真不知道他死在自家的果园里。

我问:“李角乐呢?”那是我小学、中学玩得比较好的一个同学。

我哥回答我时,仍然是一句话:“在南京。”我哥说李角乐在南京,是指在南京他弟弟的小工厂里做“帮工”。

我哥与我年龄上相差五六岁。他对我小时候的玩伴儿,不怎么感兴趣。这可能是我们年龄上差距较大,我哥对他们不太了解的缘故。

但是,提到小时候我跟着他到村东的盐河口里去逮鱼,我哥很快就来了精神。他说:“那个时候,河沟里的鱼虾多呀!随便找一条河汉子,下两条挂丝网,一会儿的工夫就能捉到一大堆白花花鱼瓜子。”其间,他还能记起某一回,小雨天里,他在村东的小盐河口那边,一网下去,捉到三四条大白萝卜一样鼓弯弯的白鲢子。

现在,村东小盐河那边,连个小鱼秧子都捉不到了,河水污染了。我哥每回说到河水污染时,脸上都会凝结出很不好的表情。原因是前几年他装过心脏病支架。他把自己生病的原因,都归咎为当下的农药、化肥以及河水污染上了。

我哥说:“你看看,我们这么大的村子,活到一百岁的,能有几个?”

我哥说这话时,显然是带着情绪呢。好像他本来的生命目标,就是要活到一百岁似的。他板着指头给我数了

数:“从村西到村东,就朱升红、李宜德,还有李世县他父亲三个人。”

朱升红我知道,是个老光棍,我小时候铲青,他还在花生地的田埂上追赶过我,怕我扯坏了大田里的花生秧子。李世县我也知道,从部队回来以后,在我们公社邮电所送信。那个时候,我正在镇上读中学。至于他父亲,我印象不深。再者,就是李宜德,我似乎一点印象都没有。

我哥说:“他闺女叫李角美,年轻时跟我一起在大队部演戏的。”

我哥这样一说,我想起李角美来了。村里排练《红灯

酒话

相裕亭



记》时,她扮演李铁梅,登台表演时,穿一件红方格的小褂子,胳膊肘那儿还专门补了一块蓝布补丁,唱到“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”时,她会把身后的辫子,紧紧地握在胸口那儿,冲着台下的观众猛一瞪眼睛。

我问我哥:“那个李角美,后来嫁到哪里了?”我哥喝着酒,跟我说:“北乡,小汪河那边。”说话间,我哥呷一口酒,又说,“常来,每次回来,啥也不带,就给她爹带白糖。”

我好奇,问:“带白糖干啥?”我哥说:“李宜德喜欢吃白糖,那老头都一百多岁啦,一天三顿饭,顿顿饭都离不开白糖。吃煎饼卷白糖,喝稀饭时,也要往碗里抓把白糖搅和搅和。”我哥说完这话以后,还感叹一句,都说吃甜的东西会得糖尿病,人家李宜德天天吃白糖,不是也活到一百多岁了么。

大嫂坐在饭桌一边,听我哥这样说,便搪塞了我哥一句:“各自人!”

“大嫂那话里的意思是说,每个人和每个人都不一样。她甚至想说,就我哥那身体,还整天喝酒。医生说他血糖已经达到了临界值,自己也不注意。哪能像人家李宜德那样,顿顿饭都去吃白糖,羡慕人家干什么?”

我哥看我大嫂掂话,当场白了她一句,说:“就你知道得多。”紧接着,我哥又说我大嫂:“当初,要不是你,我就跟那个李角美结婚了!”

我哥十六岁时,就与我大嫂定了亲。我大嫂一天学没有上过,可谓是一个字不认识。我哥是上世纪70年代初期的高中毕业生,后期到县化肥厂当工人。我哥那亲事,是我爷爷给定下的。

我爷爷手艺好,会铜缸盆、会做饭。上面来了干部,需要留饭,或是外乡来个拖拉机手,帮助我们村上耕地,都是我爷爷在大队部的小院子里,杀鸡、剖鱼、起锅灶。